

書經大全 七

太政官文庫			
	一	漢	
	二		
五	六	書	
四	三		
冊	函	號	門

內閣文庫			
	一	漢	
	二		
三	六	書	
五	三		
函	四	冊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63
冊數	54 (17)
函號	275 251



申學士校正古本官板書經大全卷之七

旅獒

西旅貢獒牛耳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

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宋子曰近諸孫將旅獒來讀是

無古文有宋子曰近諸孫將旅獒來讀是

書諄諄告之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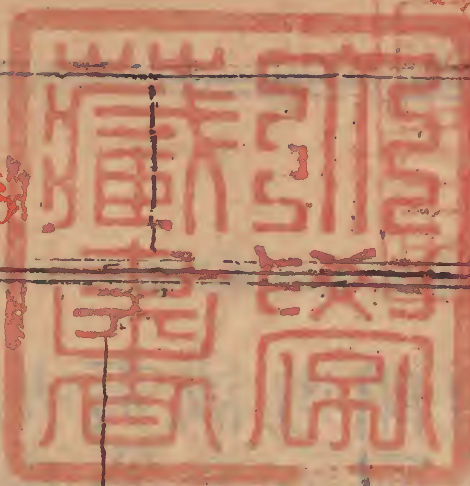
武王大聖人也西旅貢獒初未之受召公曰

愆其德而忽細行以獻獒之受為無

而全山一疾之失則全體皆失亦猶一簣土

人未寸善則曰吾知顧其大不暇其

乎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
葵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

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弗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葵按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社本反盾踞丑略反起階而走靈公呼去聲葵而屬音獨之葵亦踞階而從之則葵能

曉解去聲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

高大也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此

旅葵之本序朱子曰舉夷蠻以見其餘也子欲居

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今地在岐和內召公食采於召後封燕○張氏曰當未克商王未必受此訓此若嚴父師訓此受而然非却王心亦少懈矣召公此訓若嚴父師訓此受而然非却王心亦少懈見微格非如此○林氏曰創業之君有一毫之失後世便奇進也○呂氏曰防業已成則為謹終如周穆公者○陳氏經曰武王非求之微流金礫石而德何也○聖氏遠矣如墮指折膠而一陽生暑於此萌諫於微則難矣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

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
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
異物也新安陳氏曰一篇皆自明王慎德一句推
狎侮曰玩人喪德曰終累大德所無異物辭諱焉
惟慎德所以自能致非物當亦非所當受見
其慎德若奇玩之物而慎德之意失矣○陳氏雅言
曰則夷專指中國之外而言遠爾或謂四夷不責
而類器也牛馬犬龜之類用也先王於四夷不責
我之難得也牛馬犬龜之類用也先王於四夷不責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

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
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
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
夏后氏之璜音皇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
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問時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是朱子曰展審
視也庸不當訓信○王陳氏十朋曰苟非王德所
所以表奉上之誠聖人不敢私其物所以示錫予
之恩予異姓固昭德之致分同姓以寶玉亦德所

致也。物視物則金王輕如鴻毛。以德視物，雖一介
重於九鼎。器用疎不可昭。契之為異，物小不可為親。
不可為器用，疎不可昭。契之為異，物小不可為親。於天
下同。姓○言氏曰：聖人以公天為異，心親天下之可
下共之。非如秦皇以千七百國獨奉一身而巳。然
待同姓必厚。於待異姓，非如墨子之兼愛也。○陳
氏雅言曰：昭厚其德，皆所以致其所分之物。雖欲
親疎厚薄，昭厚其德，皆所以致其所分之物。雖欲
異事上之義，示其厚。下之恩也。故昭德之致者，雖
知寶王之分，雖於伯叔之國，亦為昭德之致者，雖
為方土之物，可知其文之互相也。而昭德之致者，雖
又於異姓之邦，可知其文之互相也。而昭德之致者，雖
事上之義，示其厚。下之恩也。故昭德之致者，雖
之而異姓之邦，可知其文之互相也。而昭德之致者，雖
文亦互相之也。聖人於一視同仁，新安陳氏曰：君子
密察之，常物始足。以見君德之所安。陳氏曰：君子
食器用之，常物始足。以見君德之所安。陳氏曰：君子
足器用之，常物始足。以見君德之所安。陳氏曰：君子
物也。昭君之德，始足。以見君德之所安。陳氏曰：君子
敢也。昭君之德，始足。以見君德之所安。陳氏曰：君子

德盛不狎侮 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 狎侮
小人罔以盡其力

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去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
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
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
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
易後，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陳氏曰：大猷曰
愈恭，德盛則心無限量。自不狎侮人，狎侮之形由
德薄，心隘而驕，矜乘之也。此因言慎德而推廣言
之。狎侮，則非所以慎德也。○孫氏曰：君子而推廣言
之，心小歸心也。待之以慎德，則君去矣。何小人盡
矣。何以盡彼之力。○新安陳氏曰：君子禮則小人盡
矣。何以盡彼之力。○新安陳氏曰：君子禮則小人盡

書經卷之五 周書卷之五 周書卷之五

歸狎侮之則惡人之所好失人心矣安能得人盡
心小人以力事人狎侮之雖刑驅勢迫勉強用力
爾安能得盡其力必如文王感民子來方為盡其
力湏玩味人與其字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真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
王氏炎曰心官為主而耳目從其令則非禮勿聽
視百度正矣耳目為主而心為所役則物交物而
為所引百度何由而正○陳氏大猷曰受契是役
於耳目之玩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即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不役耳
目之事德者已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王氏十朋
以驕而威敬故喪德玩物則以慾而勝剛故喪志
呂氏曰玩人玩物反覆論狎侮之弊○陳氏大猷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曰受契則玩人玩物也○陳氏曰恃契之所指知
以契而有玩忽人之心則人必以為薄德矣故喪德
自覺豈不喪志○新安陳氏曰喪志則亦必喪德
矣未有溺志於物而可以脩德者受契即玩物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己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
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

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

授心法也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字如何朱子
曰志我之志曰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字如何朱子
動於物而非以道寧言以道接字如何朱子
以逆來納亦必有道揆之則知所從違矣○呂氏曰
其志好之害又說存養工夫所謂我知言內外交養
如此

自然不作無益不貴異物○陳氏雅言曰志以道
寧即舜授禹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者也言以道接即舜授禹以無稽之言勿
聽勿詢之謀勿庸者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
物民乃足大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
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

孔氏曰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蘇氏曰周穆王
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
寶惟賢則益切至矣陳氏曰志言如此則本正矣
豈復有斥無益貴異物之事

不貴異物賤用物則珍玩不貴所貴皆服食器用
之物矣遠格則邇者可知邇安則遠者可知又曰
寶賢則天下安然其安自近始○釋氏曰漢文却
千里馬光武以駕鼓車三代後能行召公之言二
君是也虞寶璧乘故視宮之奇為路人齊寶四臣
故視照乘之珠為土首○唐孔氏曰晉惠乘小駟
旋海見獲馬非土性故也趙簡子問王孫圍楚白
珩在乎對曰楚所寶觀射父左史倚相
也白珩先王所玩何寶為知所寶矣去声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即謹德工夫或之一字
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
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弊而言也問不矜細行與
矜而不爭之矜

如何朱子曰相似是嗚呼始欲慎終之意○至其十
朋曰新安陳氏曰終皆曰治定功成始此或受其勤也
○新大德而一息不功實深可慎德之至夙夜或終
勤言必無一息不功實深可慎德之至夙夜或終
勤息矣天之行徒而自強不息也雅言曰旅是急忽而
以慎德為綱領而此之哉○夙夜或終
謂小夫也○陳氏曰庸行受一夙夜或終
蓋小處易於一過功一夙夜或終
是聖人雖作之不過功一夙夜或終
有為山者哉蓋亦細行爾而王盃之兆言蓋本乎
此夫却一葵之象箸必為王盃此所以言不
比箕子曰彼為象箸必為王盃此所以言不
珍異之物紂之亡原於此豈在盃乎此所以言不
矜細行而欲享世王之樂也○陳氏曰受葵是一
虧是為山未成也○陳氏曰受葵是一
也○此見純亦不巳之意○張氏曰受葵是一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
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去
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
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
深思而加念之哉○王氏曰休曰茲謂此一篇之言
前則告以慎德昭德後則戒以喪德○董氏曰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雖不待竟其說而旅之葵可
以行而不謹大訓不可以細過而不已明矣
古者所以君明臣良而後世鮮儷也○
德登反

金滕

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
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
其冊祝之文并卑正叙其事之始末合為一
篇以其藏於金滕之匱編書者因以金滕名
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篇首至王季
文王史叙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丙
璧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
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
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宋子曰金
滕之作在
周公東征而歸之後以其記武王時事且備
東征本末故叙之於此○孔氏曰書藏於匱
緘之以金不欲人開○鄭氏曰凡藏秘書皆
然非始周公○王氏曰休曰縶縶也

封若金鎖然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弗豫不悅豫也
爾氏曰

言不懌○陳氏梅叟曰

是時成王生纒五年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二公太公召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
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
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
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滕之
書以下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為敬而於所謂其勿

穆下則義不通矣陳氏大猷曰穆敬和而有深遠之意○新安陳氏曰蔡傳非孔註專以穆為敬是矣以昭穆之穆證之又幽陰深遠之意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
蓋卻俗作却非也 二公之下

音善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壇為壇於南方

音圭

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

文王

一本作向

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之位皆南面三壇之南別為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圭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裸圭以祀先王周公卻二公之下而乃自以為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又二公穆卜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宣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為壇墠以自禱也孔氏曰公自以請命為已事○覆齋董氏曰古祭禮支子不得祭祖故周公不敢入廟而為壇以○臨川吳氏曰古禮凡於遠祖之無廟者及宗子

去其宗廟而在他國者及支子雖在本國而於禮
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告必須墾地為壇以棲祖考
之神周公支子為臣故不敢告于廟而為壇以告
也○林氏曰植壁於壇秉圭於手○鄭氏曰植古
置字置壁於三王之壇以禮神秉圭公自執桓圭
也○或曰金勝之禱不知命乎程子曰周公誠心
欲代其兄豈問命耶○陳氏經曰孔子曰周公之
為已而禱是不知命為已也周公之禱為君親也為
為已而禱是不知命為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其遘厲虐疾若爾

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夫以旦代其之身

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其武王也遘
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也言武王
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

王為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
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天之
下疑有缺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非是詳下文予
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父人鬼為言至於
乃命帝庭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
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按死
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
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
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平言者周公忠誠切
至欲代其死以輸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
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

神顯有應驗而况於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
無此理也問周公代武王死亦有此理否朱子曰
王季言則曰元孫或問文王言則曰不子元長不
大皆指武王也○元孫或問文王言則曰不子元長不
命此語如何龜山楊氏曰只是要周公欲以身代武
天理固知天不然而必行之其誠曰聖人不死豈更問
曰聖人固知之○然必為情切武王於此僥倖萬一
也故至誠為天下大勢已定猶有武王之喪于克商七
八年之喪于天下大勢已定猶有武王之喪于克商七
危公使喪于天下大勢已定猶有武王之喪于克商七
也或曰死觀事勢之必周於此所以欲代之武王若何
匹夫匹婦一志誠心可動固轉移造化之理誠至公
心與天無則周志一誠心可動固轉移造化之理誠至公
之所無則周志一誠心可動固轉移造化之理誠至公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

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多藝能可任如林反
反堪也後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且多材多藝不
下同也後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且多材多藝不
任後使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子
曰周公以身代武王之說只緣人看錯了此乃周
公誠意篤切以庶幾其萬一不子之責于天只是
以武王受事天之責任如服事天不似我多材多
藝自能服事天○是元孫不能服事天不似我多
武宗社蓋欲代其死○元孫不能服事天不似我多
定商八年後三監之變尚如此况克商二年乎周
公忠誠懇切欲代身死○武王變尚如此况克商二
身宗社生民之身周公之禱萬世社稷生靈為君
乃為先王禱為天下禱而轉移乎造化鳥可謂無
聖至誠卒感通於先王而禱為天下禱而轉移乎
此理哉

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爾我無異人子之在膝
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
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林氏曰自惟爾元孫其至
書祝辭全文本用武王名記載氏以某字周人所以
諱事神諱名始於周也○張氏曰武王若死事未
可知大位者奸之窺也病者邪之何異時三監之
畔周公之先見微矣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籒見書乃并是吉

音鑑
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
也習重聲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籒見卜兆之書
乃并是吉朱子曰或曰三王前各一龜卜之○爾
氏曰習與習坎之習同舜亦曰卜不習
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 求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
新受三王之命而求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即上文
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
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于天以見
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薛氏曰體與詩爾下爾誓
人云是卜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卦然
證以詩之語則卜看兆体亦可通上下言之○爾
安陳氏曰茲攸俟上下疑有闕誤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冊祝冊也。匱藏卜書之匱。金滕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按金滕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詞書於冊。既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者。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啓金滕者。亦啓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滕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為此匱藏此冊祝為後來自解計也。朱子曰。既克商二年。周公請命之事。問周公既禱三王而藏其文於金滕之匱中。豈逆知成王之信流言將以語之乎。程子曰。以近世觀焉。祝冊既用。則或焚之。或埋之。豈周公之時未有焚埋之禮也。而欲敬其事。故若此乎。○王氏曰。卜筮既甲而不敢褻。必納其冊書於匱。異時將卜則復啓焉。乃國家故事。非特為此。

匱藏其冊為後來自解之計也。○問周公代武王。武王以有瘳有如此理。否和靖尹氏曰。盡周公之意而已。然有瘳乃感應也。○蘇氏曰。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公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群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

書經卷之六 周書卷之六 五

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群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宋子曰：武王既喪此以下記周至不利於儒子此即大誥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意其稱兵舉事必以誅周公為辭。若王敦之於劉隗，刀協爾詩序所謂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而作七月之詩以陳王業風喻成王者，蓋此時也。

音避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為致辟音於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

遽興兵以誅之耶？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耶？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為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宋子曰：周公乃告二公曰：至告我先王作大誥遂東征。○曰：氏曰：舜封象於有庾所以為至仁。周公之誅三叔所以為大義事異而心則一也。○張氏行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有怨於身則不宿，獲罪於天下則必誅。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

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

遲之之辭也味子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紂降霍叔于庶人命微于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皆此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

親于師征之乃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

若馬鄭以爲東行避謗乃所謂周公之志非為身謀

說可先辨而自明若夫所謀也周公之身任天下之重

也此說極佳也非罪人斯得須着箇極廣大無物我

底心則與聖人做處若有一毫私吝自愛惜避嫌疑之

或公更待罪人幾年不知如何收殺○問罪人斯得

既流言成王疑之未周官屬如何○問罪人斯得

管蔡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啓金縢而悟也及周公居

東二年即東征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又問所居

乎二年待罪也東征三年非二年也○董誥問東征

滕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馬鄭皆音辟為避

其意蓋謂管蔡流言成王之疑及成王遭風雷之變

都二年之久以待成王之返乃攝政方始東征所謂

啓人斯得者成王得誅辟人之說竊謂周公之誠無

才老從之而放先儒誅辟人之說竊謂周公之誠無

愧正辟大伊尹之故行甲皆聖人之說竊謂周公之誠無

也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未可以變惟二公之心

辟為避且使與蔡仲之命所謂未可以變惟二公之心

終不悟而小人不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

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告我先王也觀公之告勝

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也觀公之告勝

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有所不敢避矣惟有大明

心無懼而先王可告也當從古註說重得書亦沈帖曰

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當從古註說重得書亦沈帖曰

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重得書亦沈帖曰

書經卷之七 周書卷之七 卷

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成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墓矣或不謂成王疑周公處曰亦惟蓋其忠誠而已矣○呂氏曰方是時內而少主疑惑外而四國倡亂周公何恃而敢出征二年之久蓋十亂尚有如二公者為太師而保而在內可以委任內事調護鎮定於其間故也後世惟臣安敢輕去君側舉足左右變不旋踵矣

音癡鳥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

未敢誚公

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讓也上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

疑十已去其四五矣

宋子曰于後公乃為詩至謂之疑未釋故公不欲遽歸留居東方而周大夫為作破斧伐柯九罭狼跋之詩○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征之不為者以為公之為是以救其身而已故為此詩者為之發明其心如此學者於此玩味而欲誚公而未敢所謂未敢則悔過之根本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木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滕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
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
非是按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王之
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
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
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徃反首尾又自
三年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
公命我勿敢言

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
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
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
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為功之說因以問之
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
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
朱子曰秋大熟至我勿敢言金滕所藏代武王之說○蔡初
王氏曰如蔡點當云我莫敢言耳說文勿莫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
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

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新當作親成王啓金滕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
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
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
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按鄭氏詩
傳成王既得金滕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
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為正親誤作新正
猶大學新誤作親也
馬融本親
逆作親迎

王出郊天乃雨及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

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
親逆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
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辟叔流
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
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滕之末以見請命事之
首末金滕書之顯晦也
宋子曰王執書至歲則大
熟歸東嘉禾之書皆此後
作周公自是歸大夫羨之而作東山之詩也○成
王方疑周公二公何不為周公辨明若天不雷電
以風二公終不進說矣當是時成王欲誅周公而
未敢蓋周公東征其勢亦難誅也此成王雖深疑
之而未敢誅之也若成一齊不信周公須有所處
矣○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周公須有所處
金滕亦有非人情者兩反風禾盡起也是怪異成

書經卷之九 周書卷之九 卷之九

王又如何悔限夫啓金滕之書然當周公納策於
置中豈但二公知之。林氏曰：公尚欲以身代兄
之死，况肯奪兄子之位乎？此成王所以感悟也。出
郊者及公至，則郊勞而親迎之。也。孔氏以爲：郊天
誤矣。又謂：木自偃，拔而起，而築之，非况禾爲木所
者，築禾也。○新安陳氏曰：成王未加人力爲築
之雷風偃禾。○既周公則天爲之，反風起，禾感應
之速如影響。然天豈在君心外耶？○材氏曰：自周
公居東，而其事皆在大誥之後。○實與周公
請死之，事相爲終始。○必至於此，并載之。○董氏曰：成
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於周公之業，危如髮，非天其孰
得詩而尚猶未懼。○文武之業，危如髮，非天其孰
能警悟而扶持之。○故天之動威，不特以彰周公之
德實以表見。○三監之罪，而顯相文武之業也。○如漢
高困於項籍，而大風爲之揚沙。○光武窘於玉卽而
河水爲之自合。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
平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
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
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
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
叔者，爲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
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誥語多
主卜言，如曰：寧王遺去聲我大寶龜，曰：朕卜并
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音不違卜，曰：寧王惟
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
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意邦君

書經卷之六

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誥諭之也宋子曰大誥一篇不可曉據蔡之叛內則有成王之疑周室方且岌岌然他作此書決不是備禮苟且為之必欲以此聳動天下也而今大誥大意不過說周家辛若做得這基業在此却專歸在卜上其意思成就不知而已其後又却專歸在卜上其意思成而不切殊不可曉○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胥怨於是不欲誅之及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誅紂於天欲誅之及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且見故主遭人戮宗社為墟寧不動心茲固畔心之所由生也蓋始於善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不忍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况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人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商恩意之深此其所以叛也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夫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陳氏大猷曰武王以公義封武庚而不虞其怨以親愛用三叔而不料其反仁人之過也使舍武庚而立微子三監雖欲叛而不從捨三叔而任他人武庚雖欲反而不叛○陳氏經曰使三叔監殷亦如舜之封象不得有為於其國使吏治其國之意讀泰牧誓而知武王取商之易讀大誥諸篇而知周家安商之難○新安陳氏曰傳避位之說蓋以照應金縢

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按爾雅猷訓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之弔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冲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冲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朱子曰。王若曰。若字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漢書中。帝意若曰。若字。蓋或宣道得意者。敷演其說。或記錄者。失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書中弗弔字。只如詩中。讀解者。欲訓弔為至。故音的。聲非也。其義止。如詩中。所謂不弔。昊天耳。言不見閔弔於上帝也。○林氏曰。政雖不弔。攝於周公。而成王在上。所謂咨其誓。亂征。所謂嗟。竊意至周時。發語之。豈

變而為猷。故微子之命。多士多方。皆言王若曰。猷越及也。○呂氏曰。叛者三監。武庚耳。何必大誥。多方。蓋天下初定。人情未安。三監煽變。恐亂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論之人心。有定則變無由生也。○西山真氏曰。聖賢舉事。必先誥諭。多方所以昭大公。而一衆志。非但防亂而已。○馬融讀不。少延為句。○薛氏曰。冲童也。○陳氏大猷曰。格。知格。董氏曰。幼謂年少。冲童也。○陳氏大猷曰。格。知格。之至也。下文將言用龜。紹天命。故先謙言。已不知。天命也。○王氏安石曰。大誥疑有脫誤。其不可知者。○荆公者。在此。此可知者。○新安陳氏曰。朱子所。以。○彼義反。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來朕攸濟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

于天降威用

皇朝經世文編

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賁者脩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唐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朱子因論點書曰人說刑他如天降罰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皆非諸家所及○葉氏曰禮天子在喪稱予小子詩閔予小子是也○陳氏曰大猷曰敷布恢張前人所受之命於此不忘前人之大功烈也○孔氏曰我受之命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新安陳氏曰若涉淵水畏之深也往求攸濟濟之之道也知懼自強兩者並行方能濟難不知畏者忽徒知畏者沮皆非也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我者甚重今日不敢不力不敷賁受命是不能繼志述事而

志祖宗之大功也不用兵伐四國是不能奉行天討而開天之降威也○西山真氏曰天降威謂天以商有罪降之黜罰非我所敢拒也王者用威聽乎天而巳天未降威不敢先文王事殷是也天既降威不敢後武王伐殷是也○王氏曰閉拒也天既降威成王不敢拒故用寧王所用大寶龜紹天之明以斷吉凶而即天命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

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蠹上吉

寧王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吉凶曩嘗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

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静是武庚未叛之時而大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逃也呂氏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大誥一
言○林氏曰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道幽冥無
介紹以傳其意惟卜之龜則天之明曉然可見
此成王所以即而受命焉○薛氏曰曰有大艱于西
即命于元龜同意○蘇氏曰曰有大艱于西
士人亦不靜此龜所以告也及是三公皆以卜而决
氏漸曰文武成之際所以告也及是三公皆以卜而决
文王將獵得非虎非熊之卜而太公起於渭濱造
周之謀自此而成武王師渡孟津曰朕夢協朕
與周之基自此而成武王師渡孟津曰朕夢協朕
商奄相煽而起賴朕卜并吉故周公寧遠衆而舉
師不敢違卜而與則大龜為世守之寶也亦宜○
三世以三卜而與則大龜為世守之寶也亦宜○
新安陳氏曰武庚之亂在東非西土也○孔註四國
作大難于京師意其猜流言於國歟○○蔡初王氏

曰西土指鎬京為是即收誓所謂西土之人大艱
以下艱大例之是因流言而有東征之役
音慈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民不康曰予復及鄙我周邦

腆厚誕大叙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
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
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荼
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
呂氏曰反鄙之鄙如
鄭子產曰鄭鄙邑也
音順

今蠢蠢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

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于往救撫武繼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盖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為一誤矣林氏曰民之賢者有十夫不助則得人心矣朕卜并吉則得天心矣天人所圖之功我周有必勝之理武庚有必亡之勢如之何不民獻與黎獻同樂武子以三卿為主不與楚戰亦周公從十夫之意曰艱大者雖衆皆不知天者也不見知天以十獻為主可謂衆矣惜乎民獻名氏不見

於後世耳楊氏曰惟至誠為能通天下之志誠而不疑其類自合方是時危疑之甚惟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十夫予翼此勿疑朋盍替之謂也新安陳氏曰公之東征邦君御事皆疑民獻十夫先至故公表其人以告天下蓋天之視聽在民而民之去就視賢著龜固可以紹天明賢人尤可以占天意賢人人中之著龜也此章言武庚作亂不可不征而決之賢與卜民獻龜卜乃大誥之綱領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舉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詞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群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
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
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
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
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
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

肆予冲人亦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予造天後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
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
予曰無怒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造為印我也故我冲人亦亦思其事之艱大歎息
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為
皆天之所後使今有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於
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之身於我冲人固不
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
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

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朱子曰印字即我字沈存中以爲秦大任責已以大義責臣非不知遺我以大投我以艱而責不得辭也以義言之當如此反觀之則以艱大沮撓者其爲不義大矣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
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
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
丕丕基

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

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况亦惟卜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也
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不丕丕基業其可違耶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高氏曰天之明示威畏非也如孟子言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畏之者乃所以弼之也多難興邦殷憂啓聖此周公自強處即所以畏天命

息其反

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
勤哉天閱茲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

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棊忱辭
其考我民予曷其不干前寧人圖功攸終
天亦惟用勤懋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干
前寧人攸受休畢

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後上文
考翼不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
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
武王若此之勤勞哉悶者否反部閉而不通懋者
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去聲

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
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棊輔也寧人
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因謂武王之
臣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誠信
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
功所終乎勤懋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懋我民如
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
美而畢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卒終畢寧王寧
人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

家
可愧矣朱子曰諸字棊字並作輔字訓固為可通
後讀漢書顏師古註云匪棊通用如書中
棊字亦合作匪字義○忱謀字只訓信天棊忱如
云天不可信○唐孔氏曰三節文辭畧同義不甚

異○林氏曰武庚故叛是天閼塞之而欲其必慎蓋將使我操心危而慮患深養其德慧術智於疾之中此正我戡定禍難以成武功之所也○新按許氏月卿曰天意欲征武庚故此歸之於天非諄諄然命之也民心之所欲即是天意如此○陳氏大猷曰闕事以其所行言畜功以其所成言休以受命言反覆論之耳

王曰若昔朕其述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

音垢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印救寧王大命

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

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况肯為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况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為其子曰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榮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榮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按此

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役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

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棗忱爾

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於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

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昔互言責和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按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為迪知帝命未可以為越天棊忱所謂迪知者蹈行真知之詞也越天棊忱天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况君與之書周公歷舉虢叔閔天之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天棊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為亂臣又何疑哉

去声

去日各

予求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

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林氏曰我長念於心則謂天以紂若穡夫治田去其稂莠而改命我周其於人也勿使能植而後已今也有遺種焉則我何敢不於田畝之中而畢其事乎蓋武庚之叛而不去則為不終朕畝矣

予曷其極下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
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
况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
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按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
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
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
休戚家國之興喪慊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
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
定天下之榮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
於此哉采子曰如周誥諸篇不過說周合代商之
觀其大意所在而已○書亦難點如大誥語句甚
長今人都碎讀了所以曉不得○新安陳氏曰東

征之舉以天命與先王之責決之本不待卜况今
卜又并吉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討罪決不僭差
卜之所陳蓋如此大意此總陳前諸章之意而總之
哲人與元龜知天意之當從前業之當終而決於
東征也○西山真氏曰此章以予念發端而決於
三說天命喪殷我不可不終其事一也天降休命
于武王凡今所有之疆土皆前人之所區畫我予
不率其舊如韓愈所謂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
者庶其在於此予曷敢不謂惟天惟祖也其下乃
吉是極實命我所以不謂惟天惟祖也其下乃
必窮極於下也○董氏曰蓋不特卜亦不外乎此也
先以窮極於下也○董氏曰蓋不特卜亦不外乎此也
專恃於卜也○董氏曰蓋不特卜亦不外乎此也
僉同謀及乃心卿士庶民而後及卜筮蓋以人謀
既協乃決於天商之亡也格而後及卜筮蓋以人謀
之東征也民獻十夫予翼而卜又并吉此大誥一
書所以始終言之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

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為此篇今文無古
 文有少子辛乙長子曰微子啓母賤不得嗣
 曰詔王子出迪語云微子去之微子當紂之
 時處可疑之地而去商亦遜于微子野而已及
 武王克商始抱祭器歸周武王使復其位初
 以殷之命蓋周舊位也賓待之非欲臣之命而
 微子雖歸周而未嘗臣周所以與之比干並稱
 微子仁○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宋是
 微子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於宋
 也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於宋
 國建之為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非先
 未封至此始封之也凡策命諸侯必有初封
 之辭如蔡仲之命乃命也史記世家言周公既
 命誅武庚此等語也史記世家言周公既承王
 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
 子之命以申之其說為是且武王猶封箕子
 於朝鮮豈有捨微子不封待成王而後封箕
 子之賢處疑忌之庶叛後殷餘民猶思商以
 微子之賢處疑忌之庶叛後殷餘民猶思商以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宗德象賢統
 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
 永世無窮

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
 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
 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

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脩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脩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也故夫子惜之賓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戾止左氏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張氏曰本湯言之曰崇德自微子言之曰象賢王氏炎曰修禮物者自正朔外不用時王制度

而用其舊儀呂氏曰象非止訓似曰象者欲其盛德之象形容長存而不泯也先王封先代之後禮物不修後聖有作扶衰救弊何所稽書乎夫子歎文獻之不足徵與商頌僅得十二之篇皆後世不能修禮物故也○新安陳氏曰稽古崇德象賢一皆承稽古二字崇德象賢固稽古為之使修先代禮物作時王之賓客亦稽古為之如立堯後以作虞賓立夏後以考之於既往與國咸休二句稽古以下四句所以考之於既往與國咸休二句所以期之於方來又曰象賢之禮物以有微子文也文非獻不能修宋初所以象賢之禮物以有微子文也賢也孔子時所以象賢為重前日失之者不能賢如微子故也微子所以象賢為重前日失之者不能賢如微子得之於微子所以象賢為重前日失之者不能賢如微子恭有比賢德上可象湯德以繼前聖下可修禮物以俟後聖焉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

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

垂後裔

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言曰齊聖廣淵不可分當於此寬則其開六百年基業正在於寬○新安陳氏曰齊減一也齊如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誠聖即惟天下至聖廣淵則溥博淵泉也湯之寬亦非縱弛之見乃自齊聖廣淵盛德中流出總言之皆垂後裔

之德之源也功加于時功即德之效德垂後裔德即功之本互言之爾湯之功德傳祀六百開闢以來莫加焉而可使之不祀乎此所以生下文之意也

去声去声

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脩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歆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

書經卷之七 卷七

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

意張氏曰恪慎在心肅恭在貌克孝內也故言恪

二年王命管仲有曰謂督不忘即此曰篤不忘之

類也○王氏曰宋商後得知天故云上帝時記

曰宋之郊也契也○西山真氏曰恪慎克孝是事

親以敬也肅恭神人○是事神治人亦以敬也

惟於敬用上帝時○葉氏曰周制三公在朝入命有功德出封作伯九

命謂之周公二王後亦出封之公也○陳氏經曰

周與高書微子篇不傳異○意齋余氏曰抱祭器歸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
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

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成

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

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斁

厭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林氏曰偏生於僭

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偏音逼謹其服命遵守

典常安有偏僭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

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遂用於群公之廟甚至

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

至成王於宋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

音亦

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託為成王之賜伯禽
之受乎西山真氏曰微子既篤於敬矣而猶勉以
訓慎服命欽哉欲其敬而益敬也
氏大猷曰此章廣上文統承先王至永世無窮之
意○陳氏雅言曰以者承上之辭如所以親為非於
以蓋能戒其所不當為者即能勉其所以當為
所戒之外別有所勉之事也○蘇氏曰當武庚叛
餘以新造之周侯前代之事也○蘇氏曰當武庚叛
處可疑之地禁戒之辭隄防之具宜悉也乃命之
曰上帝時歆曰弘乃烈祖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
事後世胡可及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所命
汝之言也呂氏曰君子所過者化綏武庚叛者綏
武庚義也封微子賢者封之爾周何心哉綏
命微子常情於此孰不暴白其罪明黜殷之由今

此篇丁寧惻怛無一言及武庚事以傷微子之心
蓋誥命賢者其體當如此○西山真氏曰此非特
得誥命賢者之體蓋武庚之罪當行天討微子之
德當加天命非有一毫喜怒之私故其從容和平
畧無忿疾之意於此可見聖人之心矣○王氏炎
曰泰誓牧誓言紂之失亦無所隱兄弟之問相與
言也至多士多方言之失亦無所隱兄弟之問相與
也微子之命並無一字及紂與武庚之事不可對
商之賢子言也而惟言湯之聖微子之賢其言有
於體也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為衛侯
今文古文皆有○按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
書今詳本篇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
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

康

書序大序小序

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
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
文王者非一而畧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
者又謂寡兄勗為稱武王尤為非豕寡兄云
者自讓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
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
為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
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
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
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弟周公東
征叔震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震之後必
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

於社南群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
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音甫牽牲史記亦言衛
康叔封布茲註廣也與汲冢書大同小異康叔在
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
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
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
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或問孔氏小序以康
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朱子曰此五峯胡氏
之說也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皆為武
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
序之言不足深信也○胡氏於皇王大紀考
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朕
其弟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為叔父矣又首尾
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稱無疑如今人稱
兄之語亦是武王自稱無疑如今人稱考兄

之類又康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
 後封康叔決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孟侯朕
 是武王書無疑其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
 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乎決不解如此五命康
 叔而遷述已意以告之乎緣誤以洛誥書首
 吳才老皆說武王書之故叔其書於大誥微子
 二命之置在康誥之前故叔其書於大誥微子
 前矣曰想是問如此則商畿千里紂之武庚未
 所封必曰想是問如此則商畿千里紂之武庚未
 自是脫落分曉且如朕弟寡兄是武王自告
 康叔之詞無疑蓋武王周公康叔同作兄
 豈應周公對康叔一家寡者說安得叫武王
 作寡兄以告其弟乎蓋寡者說安得叫武王
 我國長上之詞也第乎蓋寡者說安得叫武王
 周數句遂牽引得多文王而不及武王且今人
 王不應所引多文王而不及武王且今人
 縱說太祖便必及太宗也。問殷地武王既
 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問殷地武王既
 叔曰既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庚之
 外又以封之乎。孔氏曰康叔內國名叔封
 字。林氏曰康乃叔未受封時食采之地或

曰康謚也。鄭氏曰康叔初封衛至子孫而并却廟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初基作新大邑于東
 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

音現

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
 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
 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
 後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
 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唐孔氏曰男下獨

其外則五服皆周有邦可知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
畿外○林氏曰曰周九服也○潘氏曰勤猶蠻夷鎮藩會
于洛邑者惟內五服也○復者多矣○勤猶杜杖以勤
初基而定基址也○鎬在西洛在東故曰宋國洛見士
朝見而趨事屯民大會人心本自和也○悅以使民忘
其勞公之忘民而播敷宣暢其和也○所以得民心也
召誥攷之周模十公以三月丁巳行郊禮○五至洛先
公營洛規模十日未初基作洛○繼此禮○五日戊午
社禮十六日已未初基作洛○繼此禮○五日戊午
集計度區畫分科派至二十一日甲子朝乃用齊
書命度殷諸侯不配科派至二十一日甲子朝乃用齊
所謂洪大誥治也○如召誥○傳中引春秋傳以士彌牟
營成周之類參以召誥○日傳中引春秋傳以士彌牟
何方可疑者諸家附之○此全解之○非矣○陳氏亦言
曰遷都定國之事○非其勤也○况有勤者皆由民
力之勤則不足○以成其勤也○况有勤者皆由民
能之勤則不足○以成其勤也○况有勤者皆由民
其和也○其勤乎○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武王也孟長上聲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

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言衛曰詩序

方伯連師之職康叔之為方伯無疑先儒謂康叔
受封時尚幼者以此書稱小子之故康叔與武王
周公皆太姒之子安得為尚幼今陝右之俗凡尊
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
之表見親愛之辭此所謂小子亦然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左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
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
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

書經大雅卷之四

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
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
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林氏曰此篇
刑者按左傳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為司寇立政司
寇蘇公是也又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為司寇
則康叔以衛侯入繼蘇忿生為之外言者治殷民於
暴之也告之其曰外事外正以朝司寇之事也故於
衛也以為衛為外則內事者王治之也故於
刑罰為詳○陳氏大猷曰治天下不遇德刑兩端
使民慕而入於德感化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之
也文王則克謹之使民畏而不入於罰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
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

音意

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勗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
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
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
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
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
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脩治至罄西土之人怙之

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
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
理莫不時叙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
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
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之功也○又按東
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為邶音南為
鄘音東為衛意邶鄘為武庚之封而衛即康叔也
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似地相比近
之辭然不可考矣陳氏大猷曰不敢侮寡者仁
明德之事威威懲惡也慎罰之事是是非非使民
曉然知所好惡所以顯民也恐康叔以受封為當
然故歷言文王之積累汝兄之勉勵故汝得有此
土地庶其念所自之艱難而不敢慢易也○新安

陳氏曰諸儒泥周公命康叔之說者謂公呼武王
為寡有之兄言其德不群也豈事理名稱之實乎
惟是武王自言故稱文王詳而自謂甚略只一
且勗字見其自勉若周公之言豈論武王如此簡略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

去声

音聿

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
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
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
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下明德也。適，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祇適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不遠惟商考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反胡孟以蓄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音盤動無違禮。斯

文

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林氏曰：雖來老成法，誥曰：則無遺壽考。其稽我古人之德，又當弘于天。召天即此意。○陳氏雅言曰：明德之道，固當全盡。衆理而後此，心之天，此即伊尹告太甲以主善為師協之意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恂慄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

書經卷之九

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

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恫痛瘵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
朱子曰胡孟即上文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瘵常如疾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
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痛之在身則無不覺矣○孔氏曰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夏氏曰民之休戚汝之休戚也故曰恫瘵乃身敬哉以下即當敬之事○呂氏曰天命爾為侯非富貴之也乃委痛病于爾身爾上則天棊忱下則民難保非恫瘵乃身乎○陳氏經曰不必求之天求之民可也○林氏曰致怨無小無大皆足以召亂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皆致怨之道必順於理而勉於行怨庶可弭也
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青乃
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

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但上之人既自有以
明其明德時提撕警發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
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莫不所欲也如
應保者因人情而不安之謂應其所欲也如
不困壽則生之而不欲安則傷人之情莫不
惡勿施情皆所以應而保之也陳氏大猷曰
天命所視以去留人心所視以觀化保殷民
助王宅天之命而作新民也○新安陳氏曰
叔法文王之明德而極於新慎罰一學傳引
曰克明德即此章上文句也大學三綱領之
作新於康誥二帝夏商以來言明德者有矣
實出新於康誥二帝夏商以來言明德者有
言新於康誥二帝夏商以來言明德者有
誥而大學祖述之謂康誥非大學之宗祖可乎

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炎適爾既道極
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
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
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
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
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
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
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朱子曰不典式
蘇云爾是人自言法當如此皆迂予謂此不可曉
大槩是宥過刑故之意○蘇氏曰此設為死罪之

書經大學

大小以明其情之有輕重非為小罪為可殺也如
甲乙皆有其死罪而甲之傷雖未殺乙非謂其罪不至
死也於今世之法謀殺已過失殺雖已殺皆死雖未傷
實人於必死之地亦死過失殺雖已殺皆死雖未傷
意畧相似○蔡氏元度曰欽哉欽哉○新安陳氏曰不
教也惟明克允○刑元度曰欽哉欽哉○新安陳氏曰不
小罪也惟明克允○刑元度曰欽哉欽哉○新安陳氏曰不
乎蓋敗不可不殺○刑元度曰欽哉欽哉○新安陳氏曰不
為害將甚大越軌者皆謂之小罪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
有為小罪而怙終者皆殺之也此又宜於作不典觀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
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
民其康乂

有叙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

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
難乎勅戒勅也民其戒勅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
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
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刑人如痛在已
又恫瘝之意○張氏曰刑罰之倫序時乃大明服已
而足以服人之心○宜民勅懋和也○林氏曰刑罰
有疾若保赤子皆出於中而誠也○蓋人為疾而
欲去之有赤子而欲保之此豈可以然為哉○斯
以加之諸彼則無往而保之仁矣○陳氏曰大敵曰
民之惡如去已疾則赤子則無所不至○民其安
矣保其民如去已疾則赤子則無所不至○民其安
康且又○先言有疾後言赤子則愛護無所不至○民
後之也○譬使民棄咎康乂而後可全其勅懋和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

至大... 刑書... 四...

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

音又貳

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已而刑殺之則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刑刑之小者其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按刑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為苗民所制朱子曰康叔為周司寇故一篇汝封刑人則殺人亦無敢劓刑人蓋言用刑之權正不謹之意耳

音捏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為準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今按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陳氏大猷言用刑此章專言衛國之刑故以外事別之猶下文言外廢子外正也臬門捆也有有限準之義故以訓法猶謂法為律也衛居般墟法乃般民所安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

囚

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
三月為去囚求生道也蔽斷也蘇氏曰服念為囚
時而終無去道乃可殺○林氏曰唐太宗謂群臣
曰死者不能復生決囚須三覆奏頃刻之間何暇
思慮自今宜五覆奏正得康誥要囚之意○新安
陳氏曰按歐陽公龐岡阡表載其父崇公任徽官
每為囚求生道嘗曰為之求生道而不得夫然後
我與死者可以俱無憾矣亦合此意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
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
未有遜事

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陳是法與事
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去聲古而不通又謂
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
趨時而徇已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
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
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叙汝當惟謂未有順
義之事益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
由不中去聲也可不戒哉孔氏曰用舊法典刑宜於
獨言之則兼刑殺上文殷罰有倫是也與刑殺對
言則罰輕刑重殺尤重也○新安陳氏曰雖盡遜
而惟曰未遜心常不自是則○新安陳氏曰雖盡遜
刑審慎矜恤之念常存刑罰之虛明公正之體不失
如得其所雖休勿休而勿喜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去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日能慎罰者汝之心欲汝慎罰者我之心所以深相孚契相戒飭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警不
畏苑罔弗慙

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警強敦惡去聲也自得罪非為人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狼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去聲罪唐孔氏曰此不待教而誅之者也○陳氏曰大獄曰此一節上下疑有闕文○呂氏曰說者以凡民自得罪以下與上文不叶蓋舉一端以為證驗也蓋謂如此等罪之人所同惡而刑加焉豈容以次汝封乎所謂刑加於人所犯之罪也用法皆如此則契公理矣所謂苟非人所同惡是移法就巳也○新安陳氏曰所謂苟非人所同惡是移法就讀此五句實與上文不貫缺之良是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

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
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
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寇攘姦宄固為大惡而
大可惡矣况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當商

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
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去聲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
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
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
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
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
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朱子曰
惟痛憫此得罪之人也不于我政人得罪憫痛之
深恨不自我得罪也○蔡氏元度曰先責子之不
孝然後責父之不慈先責弟之不恭然後責兄之
不友周禮有不孝不弟之則而無不慈不友之罪
即此意也○張氏曰民之秉彝民彝常性之謂也
○呂氏曰前言殷罰殷彝此言文王作罰刑者殷

法常事用之父子兄弟之獄則用文王之法也紂
之惡人倫戕敗文王之於維持綱常之罰有作焉如
地官不孝不弟之刑之類故以殷罰殷亂俗因人
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刑誅不孝不友撥殷亂之
新在也○新安陳氏曰按前已告康叔明德以作
新民矣此言慎罰而速懲不孝不友者蓋已致新
民之功不率而後方戾齊民之刑何用法峻急之
有又此章孔註甚明蔡傳從之當矣

不率大慢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
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
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憇已汝乃其速由
茲義率殺

戾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况外

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
者乃別有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
病君上是乃長^上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
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
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皆上立私則速
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
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
無其象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
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
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

而已矣孔氏曰夏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以屬上文或以屬下文不勝異說此句合缺疑○冥氏曰速由茲義率後即前文王所作罰刑無非義也○王氏曰休曰前言速由文王作罰刑此言茲義豈非指文王之義刑義殺耶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夫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瘵厥君也哉宋子曰且乃非德用又言汝若寬縱則小又民而實非德也姑息而已蘇等說懲王氏之弊一槩以寬為說恐非聖人刑人正法之意也○宋

心欽
林

氏曰不能厥家人如左傳云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也

汝亦罔不克敬畏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

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宋子曰文忌惡也○林氏曰裕民豈他求哉惟文王之敬忌而已敬有所尊而能能其所欲為則有所畏而能戒其所不為○陳氏曰敬則律已嚴而感率者盡裕則待人寬從容自從然敬典而不知忌刑亦非所以全裕民之道惟法文王之敬典忌刑乃能裕民耳弗念弗庸既以為朕懃則敬忌裕

考經
卷之六
周書卷之六

○新安陳氏曰前言速由文王罰刑速由茲義率
殺兩言速由何其急速也此言乃由裕民乃裕民
兩言乃裕又何其寬緩也如欲其以刑齊民以懲
戒人之惡習終欲其以相率也○陳氏大猷曰此上
其急其緩並行而不相悖也○陳氏大猷曰此上
三節疑有錯簡諸家皆意其然耳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
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
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
明恩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
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

迪吉康之迪况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
導之則為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
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
畏也西山真氏曰欲導民於吉康其何以哉惟於
已蓋殷先哲王之德用非導民吉康之道也導
之以仁義而民趨於仁義導之以孝弟而民趨於
孝弟此則所謂吉康也政者所以正民不能導民
俾知所適尚何政之有古之所謂政者合教化而
言後世所謂政者離教化而言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
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
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

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静未能止其心之狼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極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况曰今庶群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新安陳氏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即指文行之時蓋欲以德行罰而非以罰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其心迪之雖屢而猶未同民之不靜未同天將不罪民而罪之尊民若故爽明唯天其將罰不盡我矣我其不當怨也惟其罪不在大與多一毫之罰且為有罪况曰其已上顯聞于天而欲違康同爽惟蓋當時語此王責已以勵康叔也要之解難通者不如缺之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彜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陳氏經曰母作致怨之事用敗事之謀愛之蔽惟斷以至誠則能不敢於非謀非彜矣心之不安則必喜異而厥常德之不顧則無內省之實猷之不遠則貪目前之利忘他日之患凡此皆基

於不滅也。陳氏大猷曰：為治有不易之定論，通行之常道，明德慎罰是也。捨是則為非謀，非王恐叔惑於邪說，異術謂謂民難化，易以刑服如封德彝之惑，太宗者故戒以勿用而惟斷以至誠也。不則敏德大法，古人之敏德，如章法文王之明，德作求殷先哲王德是也。慮其悠而欲其汲，故以敏德言，又恐其欲速也。故又欲其安，則恐其察慮之大迫也。故又欲其固，顧汝德則安，則恐其裕而與民相安矣。○西山真氏曰：裕乃優，裕不寬裕，而與民相安，自無作怨以下數句，乃以民寧皆敏德之事。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俗。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爾雅曰：肆，今也。肆語辭，如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皆語辭也。陳氏大猷曰：無使我所與爾之爵土殄絕而不能享也。服命，即所服受之。詰命高乃聽，猶尊所聞。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朱子曰：享，世享，皆享於天子。○季氏祀曰：康誥一篇始終以敬哉，敬典為言，是知致敬之道，乃脩身治民之本。康叔所以化商民之綱要，莫大於此。○新安陳

氏曰商民不孝不友化之之本在於敬五典耳勿替所當敬之典常即前所謂罔不克敬典者篇將終復申言之大學引惟命不于常而斷之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弗念弗聽則珍享不善而失之也敬典聽告則世享善則得之也武王封康叔拳拳反覆於文王明得慎罰之家法無慮數百言未復以天命之無常享國之難必者警戒之康叔實能敬聽而力行其言衛之享國卒與周家相為長久吁豈偶然哉

酒誥

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惠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為去声下並同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受

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棊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為去声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為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為一人而作也其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為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為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為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為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為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按吳

氏分篇引證固為明甚但既謂專誥必妹邦不應評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為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為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誌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為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覆參究蓋自為書之一體也朱子曰當初周公使管蔡者想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壟他乘醉以語言離間之曰你是兄却出來在此周公是弟反執大權以臨天下管蔡豈想得被這幾個喚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於孺

子這箇都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所以使得這管蔡如此後未周公所以做酒誥了帝如此必是當日因酒做出許多事中間想多機變曲折在○徐孟寶問揚子雲言酒誥之篇俄空馬答曰○孔書以巫蠱事不傳漢儒不魯見者多如鄭康成晉杜預皆然想楊子雲亦不魯見者多如林氏曰紂以酒亡國餘猶存酒誥所以作也○新安陳氏曰此篇初以酌酒戒妹土之人不專為康叔言但責之康叔使明戒酒之命於國人後方呼康叔名以丁寧之至未云矧汝剛制于酒則專戒康叔之身欲其以身率國人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邦即詩所謂洙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為妹邦發也孔氏曰妹地紂所都朝歌以北是○新安陳氏曰妹古沫字沫水名因水名地○新安陳氏曰提起頭說个明大命于妹邦大命即下文是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茲庶邦庶
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
肇我民惟元祀

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
曰顯考此篇言文王誥茲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
或曰文王世次為穆亦通茲戒謹也少正官之副
貳也文王朝夕勅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
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
文王誥茲亦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

為西伯故得誥茲庶邦云

新安陳氏曰按昭穆之
穆與左傳合不易之論
以穆考為穆穆之穆則詩稱武王曰率見昭考此
昭字又如何訓耶穆穆之證非也○王氏炎曰官
正曰長亞曰少御事治事之臣也有正有少○唐
孔氏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又云杜康造酒本人以
意為之今言天降命蓋人為亦天之所使也○
氏曰非大祀而用酒則非天之所以降命之本意
矣

去声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
爾箕子言受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
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

辜朱子曰南軒酒誥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處誠
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乃以酒
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即天之降命也而乃以酒
去其降威者乃併與天降威者去之而命者自
食而不至於暴殄而天物釋氏惡之必欲奢而
則不至於暴殄而天物釋氏惡之必欲奢而
於惡之必欲而絕夫婦之衣吾儒則去其惡而
本惡人欲并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其惡而
謂天理者昭然夫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
然而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飲矣泥沙之
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飲矣泥沙之
以薦馨香非以資人之飲也後人失其本意乃
以酒得禍而亦曰資人之飲也後人失其本意乃
酒所困即以天降威也。蘇氏曰聖人所以為
天降命人以酒喪德喪邦皆自作孽而以為
威蓋古人於事之成敗未嘗不歸之天雖高
在上人之起居動靜未嘗不與之俱者則天
為孰非天之所為哉。陳氏曰朝夕日之則人
下此文

王誥庶邦庶士之辭。新安陳氏曰天降命與
天降威當對觀設酒之初意本為祭祀而天
命也酒之流生禍亦天之降威也酒而天
祀者此酒也喪德喪邦者亦此酒也天
行異情人之於酒知其祭而本於降命
能於燕飲而凜然知有降威之天則天
欲窒方無酒禍矣。更氏漸曰吾切喜衛
服酒誥之訓世守於無窮也始也商俗
以酒誥戒之逮幽王之世上下沈湎
防初筮以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
防又能以其所以為禁防者傳為子孫
戒焉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彞酒越度國 飲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
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

言經大全 同書二卷 五九

母同爨常也母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陳氏大猷曰此文王又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聰

祖考之彛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

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

子孫者亦當聰聰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

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薛氏曰糜穀

物也必不暇縱酒必以聽貴聰不聰則詢諄諄聽藐藐

矣當時飲酒者必以酒為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

為力不足矣殊不知以酒為小德正病之根源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

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

他典友

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脩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貿音茂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脩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農為本。賈為末。西山西山真氏曰。妹土之

民久染沉酣之俗。繼自今宜純用股肱之力。以從事於農商。以養其父母。兼農商言之。於理為長。新安陳氏曰。此以下武王通教妹土之民與臣及康叔也。蓋欲妹土之臣民與康叔先藝黍稷後遠服賈以嗣續其股肱之力而凡用心惟在於黍稷餘力始從。事於服賈見急於務本而先用心於黍稷餘力俗之厚也。服田與服賈者皆以孝養為先。尚亦風於縱酒哉。呂氏曰。前禁酒如此。之嚴至此。復教以閉其飲酒者聖人之教。至於斷絕一人情。則不行所但不可踰此節耳。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

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
天若元德求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
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不惟
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
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為之際悉稽乎中
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
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
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
順元德而求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

飲酒克羞者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
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
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者饋祀皆因其良心
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為成德之士
矣而何憂其酒酒也哉林氏曰先王養老之禮執
其醉飽耳作而稽於中德未嘗過差則庶幾能進
饋食於祖考乃自助而用逸也喪德喪邦皆以為
天之降威則未觀者稽中德者天安得不若其元
德乎○呂氏曰開人飲酒之門不過奉親養老祭
祀三節皆自其良心發見處開之也○西山真氏
曰此乃武王誥教庶正庶伯之詞欲其能長白觀
省每有動作必稽乎中德無過與不及也中德即
中道也即身而言則曰中德即事而言則曰中道
○新安陳氏曰此數句以稽中德為主能稽中德
則無過不及欲惟見於羞饋祀而非祀不飲以此
乃可為王正事之臣以此天亦若其元德由中德
可克之為大德也德之一字為酒誥一篇之綱領

書之救千太薄之一寸膠也上文之德將無醉下
文之給德德與此之稽中德若元德實互
相照應云

王曰封我西土裴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
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
之命

徂往也輔佐文王徂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
王必酒之教其大如此西山其氏曰夫有司之不
以克受殷命為賦此之中何耶但觀幽厲陳隋之
朝上下沈酣以致墜失天下則謹酒而受天命復
何疑哉○冥氏曰凡稱我皆武王自謂也余謂三
篇皆武王書觀此一節可以無疑矣或者終謂周
公代成王之言何為三篇無一言及武王周公達
孝不應遽忘之若是也若果周公之言則尚克用

文王教不腆于酒之下但繼以故我至于今克受
殷之命乃周公受之而武王不與也無是理矣○
新安陳氏曰上文言邦君以下用文王教故武王
即以我受殷命承之若以為周公之言則是用文
王教之下畧無一字及武王周公敢自謂我克受
殷命耶我受殷命武王可自言周公不敢言不待
明者而後知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
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

相去声

音匪

王畏相惟御事厥裴有恭不敢曰暇自逸
矧曰其敢崇飲

以商君臣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

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祗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陳氏大猷曰越及也伯諸侯之長內服畿大夫惟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宗工尊官及百官族姓不仕而居閭里若朝廷君臣風化如此宜乎內外皆不敢湎于酒不敢畏而不敢縱耳不暇則有職者勤於職無職者勤於德自不暇飲縱之為亦不為也祗辭敬君也○陳氏經曰商先哲王以迪畏為心已之所行無非此畏子孫之

所遵無非此畏群臣之所效法無非此畏前乎此竟舜之赫業此畏也後乎此文王之不侮鰥寡武王之夙夜祗慎此畏也商先王恭行畏敬不惟其子孫為能然王朝之御事皆然不惟御事皆然外服之諸侯內服之一百官里居之百姓亦然且臣上諸侯內外無一不在敬畏中豈惟不暇飲亦且顯德下以盡正人之道而自敬其法而巳矣○安陳氏曰此盡正人之道而自敬其法而巳矣○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

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

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

迄力反

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

音離

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惟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辜自酒腥聞在上故

十六上声

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

自速辜

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沈
酣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祇保者惟

下親反

在於作怨之事不肯悔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
誓所謂竒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
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魯果而相逐其威
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
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
行無度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
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
惟民怨惟群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
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
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
臣之通稱也陳氏大猷曰殷先王之興邦在於迪
畏紂死威且不畏此所以喪邦也○

西山真氏曰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疾強狠水火
可入矣刃可蹈則受之陳氏曰此繼言紂以酒而
民人字通用○新安陳氏曰此章與前多相及相
亡也紂之君臣上下所以亡也此章與前多相及相
而亡也欲康叔戒其所以弗惟德馨香祀庶群而
應前曰祀茲酒初意本以祭惟德馨香祀庶群而
於羣飲無馨香之聞而惟腥穢之聞不祭而惟腥
曰天降喪小大邦用喪非酒惟此專指殷亡之
于殷惟民自速辜前乃泛言其理曰不專指殷亡之
事以實其說也前乃逸周愛于殷惟逸自敢用逸以
又曰不惟自息乃逸周愛于殷惟逸自敢用逸以
介用逸也自逸乃逸惟周愛于殷惟逸自敢用逸以
介之介訓之而但曰助逸副則與此所云逸者何
哉以異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
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

可不夫監撫于時

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愛如此其詳者古
人謂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
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
其可不明殷民之失為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
陳氏曰此總結上文引殷先哲王後嗣王兩章而
起下章欲康叔率群臣以剛制酒之意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
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
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

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薄音

劾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涵于酒也。紘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紘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况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寮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

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涵酒以政為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况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儆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劾紘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為治。孰能禦之。而况紘於酒。

德也哉宋子因論點書曰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
從父字絕句荆公從遠保辟絕句
○王氏曰殷獻臣謂侯接於衛者服休者以德為事謂在職者也德為事
謂在位者也服采者以德為事謂在職者也德為事
相之類也○林氏曰康叔所實諸侯友所事之人亦畏
甸男衛謂四方諸侯接於衛者服休者以德為事謂在職者也德為事
法在王朝則武家宰在侯國則居賓友之地○陳
氏傳良曰諸侯有太史無內史則居賓友之地○陳
內史是商故臣康叔所當親之為友者也○王氏
慶曰服休以德為事若予采是也○蘇氏曰酒非剛
以事為事采事也○呂氏曰剛制二字最有意當時酒非
者不能制○呂氏曰剛制二字最有意當時酒非
為病甚深苟泛泛之意而用力加重馬亦前自介之意
剛制固劫也○字一節重於一節所職愈重則所
也此章有四矧字一節重於一節所職愈重則所
戒愈嚴劫也○字一節重於一節所職愈重則所
在群臣則當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已之欲戾
於身以率其下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日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林氏曰西土邦君御事小子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是周人已率教者也而或辭飲不可

不嚴為之法商人則反是○史氏漸曰王非果於
殺也飲至於群壞風俗者為國耶故於商人則待
此風又及於周人則何以國耶故於商人則待
之以教而使悛於周人則理語曰其然豈其然乎傳
者非必殺也或有殺之之疑意存焉初不必於殺也
曰天其或若其激其遷善遠罪之念初不必於殺也
修省之心而激其遷善遠罪之念初不必於殺也
○劉氏真曰此書不責商民之誨而責在位之
躬化商之故都大家世族猶多而康叔以下皆康叔
司自周而往者亦有之曰群飲指此輩也使民為群飲有
司之事耳康叔以國君治之豈曰不可而何必歸
之於京師乎執歸于周亦恐康叔之專殺曰予其
殺嚴為之刑而未始殺也忠厚之意寓於嚴厲之
言豈不明哉一篇始終之意皆以在位者為言而
解者不察盡以民言之過矣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
之姑惟教之

殷受道迪為惡之諸臣百工雖酒于酒未能遽革
而非羣聚為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新安陳氏曰設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
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
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涵于酒我則明享
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潔汝事
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王氏曰休曰此三節
宮氏曰明享彰明使
享祿位以示勸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茲勿辨乃司民酒于酒

辨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

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酒酒則民之酒者不可禁

矣唐氏曰或曰誥或曰典聽朕教或曰典聽朕

安陳氏曰汝當常主於聽我忠謹之言也酒誥

劫必致意又提其要又曰汝典聽朕忠謹之言也

司民酒于酒說者不同句致諄切之訓云按勿辨乃

曰辭使也勿使汝所司之吏沉湎于酒吏當正身

轉一機謂勿使汝所司之吏沉湎于酒則以正治

身以率民也王氏曰汝所司之吏沉湎于酒則以正治

之勿為之辨以為無罪蘇氏曰當專一司以察沉

酒若以洗責群吏而循舊習若汝不可辯說護之

讀勿辨為句謂復有循舊習若汝不可辯說護之

讀勿辨乃所司牧之民酒于酒是誰之過歟蔡氏讀

讀勿辨乃所司牧之民酒于酒是誰之過歟蔡氏讀

讀勿辨乃所司牧之民酒于酒是誰之過歟蔡氏讀

讀勿辨乃所司牧之民酒于酒是誰之過歟蔡氏讀

讀勿辨乃所司牧之民酒于酒是誰之過歟蔡氏讀

讀勿辨乃所司牧之民酒于酒是誰之過歟蔡氏讀

讀勿辨乃所司牧之民酒于酒是誰之過歟蔡氏讀

讀勿辨乃所司牧之民酒于酒是誰之過歟蔡氏讀

讀勿辨乃所司牧之民酒于酒是誰之過歟蔡氏讀

讀勿辨乃所司牧之民酒于酒是誰之過歟蔡氏讀

梓材

脫誤不如缺之○霍氏禹曰古之為酒本以供祭
祀灌也降神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
其能養陽也故用之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
也故用之冠婚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
曰終日飲酒而寧不謂其醉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
之酒而踈於後世不謂其醉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
當明於姝和家焉一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
猶恐覆車之不戒也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

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

比稽田作室為雅故以為簡編之別非有他

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文多不類自

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

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
 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
 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
 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召
 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篇
 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
 之語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
 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為文意相屬編
 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
 非若今王之為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
 而進戒之
 書亦有曰
 王曰監云者

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
 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沈潛反覆繹其文
 義審其語脉一篇之中前則尊論卑之辭後
 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曰吳才老辨梓材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
 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辭未嘗如此前一半稱
 王曰又稱汝為上告君下之辭亦有此理○又
 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
 辭而移易得出人意思者然無如才老此樣
 處恰恰好○吳才老考究得梓材只前是
 告戒臣下其後都稱玉恐別是一篇不應從
 告臣下不稱朕予而自稱王斷簡殘篇無從
 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斷簡殘篇無從
 曰梓材後半篇又不知何處錄得來此與他
 人言皆不領骨與陳同父言陳曰每嘗讀亦
 不覺今思之誠然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
達王惟邦君

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陳氏大猷曰大家如晉六卿魯傳載封康叔分以殷民七族自陶氏至終蔡氏即衛之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踈與國之臣民常親蓋臣民素服屬於大家而大家之強阻亦臣民擁助之也。國君能施仁政撫其臣民由臣民以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
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
敬勞肆徂姦究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
事戕敗人宥

達其情於大家則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又由臣以達其情於天子而邦君之責盡矣。言曰自康叔言則有臣民大家三等自王言之則率土皆王臣但言厥臣皆在其中矣。新安陳氏曰邦君處上下之間達王必自達大家始得罪於臣室者不公正而無以服其心也。巨室難以強力服而可以公心化以庶民及臣達之是邦君一人之心其公正能通乎一國千萬人之心以達其心其流通而無留滯於大家之心以其下達者而上達其

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為師也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痍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瘡癢者律謂痍痍師古也此章文多未詳宋子曰亦厥君先敬曰痍音侈也此章文多未詳○新安陳氏曰蔡傳僅訓類都不成文理不可曉○當缺之今姑采台諸說字而云此章文多未詳信臣言我相師師之解之曰汝若常發越調羣臣言我相師師之三卿與正長之尹衆大夫之旅我意言我欲無虐殺人耳亦以其君先恭敬勞來其民為臣者遂往效君以敬勞遂與往日為姦宄遂殺亦見其君之事歷者今皆寬宥與之為新群臣遂殺亦見其君之事凡我傷人毀敗人物者亦寬宥之矣君宥其大者臣亦宥其小者大意欲康叔率其臣以戒虐殺施寬宥也○王篇痍之移之氏二反毆傷也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咨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監二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

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為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大猷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萬國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故稱之為監○新安陳氏曰三篇意相承而相濟康叔以南侯為司寇故武王命之及於刑而相濟康叔於明德慎罰悉矣不得已而及於刑由文王罰刑速由茲義率殺酒誥又以懲羣飲為務而口于其殺時同于殺皆非得已也逮至梓材告戒於此終矣慮康叔因前二篇之屢及于殺而意或偏倚於刑也故此篇惟以尚寬宥無刑辟為言仁哉武王之心其帝舜刑期于無刑之心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

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

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既其寄及茨才宜反樸斲音朴卓

稽治也敷菑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

堅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為器者雘采色之名

敷菑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

王之所已為也疆畎墍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

云爾喻却與無胥戕無胥虐之類不相似以至於

欲至千萬年惟王子孫孫求保民却又似洛誥

之文乃臣戒君之辭非酒誥語也○蘇氏曰敷治

也○陳氏曰敷治疆畔也○孫炎曰蒞始去草

也○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曰畎○孔氏曰垣

穀梁傳焚雍門之茨范甯註茨謂茅蓋屋也○陳氏大猷曰且粗曰樸致巧曰斲○唐孔氏曰釁是采色之名有青有朱丹釁則是朱色者○新安陳氏曰三者之譬謂武王既盡勞以治之叔當因舊成就潤飾以終之不可變成規而察前功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
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
邦不享

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為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

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

此唐孔氏曰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夾音尊君親上之天惟用明德足以感動之懷來諸侯為已夾輔庶邦享上親若兄弟各以其方而來其來享也亦皆盡用明德非勉強而然也式用法也明德則先王之典也後王式典先王之用法也而巳如是則集庶邦不享矣前之庶邦享未盡不享今曰不享則集庶邦不享也○新安陳氏曰朱子既謂自此章以後無乎不享也○新安陳氏曰朱子復以武王命康叔解之只作臣告君之辭可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宋曰尚書句讀有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一句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

命

肆今也德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
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慰悅先
王之克受天命者也陳氏曰大猷曰迷民未率故王
之使不乖懌之使不怨先引之於先後助之於後
不惟以悅民心亦所以悅先引之於先後助之於後
陳氏曰蔡氏訓肆為今未安肆故也遂也朱子曰
承上起下之辭書中肆字在句首者如肆類于上
帝肆嗣王不承基緒肆惟王其疾敬德與上文武
往姦宄肆亦見厥君事皆故與遂之意耳不必訓
為今也又按明德者人心虛靈不昧之理無上下
之問亦無前後之間先王所勤用以上下之闕乎
所既用以享天子均用此明德也何以懷諸侯諸
王惟德用德即所謂明德後王所以懷諸侯諸侯
刑以懌先王受命無非用此明德也何以懷諸侯諸
乎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一萬年惟王予子孫
孫永保民

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按梓材
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
為句讀音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為語意
相類合為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
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
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覲禮考之天子以正遏
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為誤簡者為
得之但謂王啓監以下即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

書經大全七卷終

述作必有此等
議論方可行世

也。新安陳氏曰：已若茲監，監與自古王若茲監相似。而實不同。上文之監，平聲。三監之監，此之監。平聲。曰：欲自今至于萬年，當為天下王之子孫。曰：保民而巳。曰：萬年惟王若止於長安，天下曰：子孫。公而孫，非私於王家也。其人臣祈君，未命天下也。意實。之心，燬讀此篇，只依朱子以殘編錯簡讀之，庶其。免於穿鑿。云：○衛氏曰：此書專言王惟不殺，則子。孫萬年享國。故以皇天所付為言，詳考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反覆丁寧，以殺為戒，以不殺為德。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享國以好殺，殲其。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殲其。及其子孫者，多矣。而世主不以為監，小人之亂殺，人。會六經以勸之，殺悲夫。殆哉。唐末五代之亂，殺。如飲食，周太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尹劉銖屠其。家百口，太祖所以短促，延義答曰：漢本末，仁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期而滅，延義言：豐然貸之，誅止其身。寬濫，故不及期而滅，延義言：豐然貸之，誅止其身。逢吉，第期滅，其族闕延義言：豐然貸之，誅止其身。予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義，以救世云。

書經大全七卷終

問答

南島
文庫

